

慕时因 著
[MUSHIYIN]

罪爱之城

Zui ai zhi cheng

《圣经》是倾城的情书，你是我原罪的劫数。

他自拂晓的海边而来，

嗓音的每个字都恨不得令她落荒而逃：
“那时我就说过，是你先招惹我的，

叶小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罪爱之城

慕时因◆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爱之城 / 慕时因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01-10241-2

I. ①罪… II. ①慕…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7418号

罪爱之城
ZUI AI ZHI CHE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
电子邮箱 tjrmchs@126.com

责任编辑 王昊静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 页 0插页
字 数 23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hapter 1 光棍节说分手 / 001

Chapter 2 青春三人行 / 008

Chapter 3 他回来了 / 015

Chapter 4 梦里不知身是客 / 022

Chapter 5 此间年少 / 029

Chapter 6 人生何处不相逢 / 035

Chapter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 041

Chapter 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047

Chapter 9 开始之前，结束之后 / 053

Chapter 10 从新手村起航 / 059

Chapter 11 遭遇小帅哥 / 066

Chapter 12 宋佳佳的心思 / 072

Chapter 13 我是她男朋友 / 078

Chapter 14 客机惊魂 / 084

Chapter 15 豆瓣女神苏梦 / 090

Chapter 16 熄灭的线香 / 096

Chapter 17 导演助理忙得要命 / 103

Chapter 18 两个人的秘密 / 109

Chapter 19 她不领情 / 115

Chapter 20 换一个思路 / 120

Chapter 21	是他? / 127
Chapter 22	你们都猜错了 / 134
Chapter 23	交往原则三条 / 140
Chapter 24	狭路相逢 / 147
Chapter 25	我付给你钱 / 154
Chapter 26	生日宴会 / 160
Chapter 27	尘封的往事 / 166
Chapter 28	十年之约 / 174
Chapter 29	联手 / 182
Chapter 30	饭局风云 / 188

Chapter 31	双保险 / 194
Chapter 32	意外的人情 / 200
Chapter 33	时间煮雨 / 207
Chapter 34	故地重游，南康城 / 216
Chapter 35	樟荫木下，相思少 / 223
Chapter 36	千里设局，藏心机 / 230
Chapter 37	皇太女归来 / 235
Chapter 38	调虎离山 / 241
Chapter 39	真相 / 247
Chapter 40	尾声 / 254
后记：香樟深处 / 263	

Chapter 1 光棍节说分手

后来，叶阙被她的那位女友宋佳佳知道旁敲侧击了许久，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你恨他吗？

恨吗？

想那五年感情，若最后只能用一个恨字总结也未免太失败了。于是她只好装作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然后望向北京城被高耸的建筑群割出一片的雾霾严重的天空，说，那大概不是恨，是失望吧。

哀莫大于心死。

凌江的出轨是那二分之一的劫。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劫。

他们的事其实足够人能说上五年，但结束，却只用了短短一天。那是一周前，她从出版社下班回来的路上。

如同大多数的周五一样，随着五点半那刻开始，她的愉悦值就一路冲破了水平线直奔正无穷而去，虽说她家的那位有事陪不了她，但毕竟今天是双十一，就算是铁公鸡也得拔拔毛的，于是她叫上出版社最要好的同事孙晓蕾一起，特意倒了三趟地铁上了西单。

在北京城，西单算是中轴路，那里正二环内的租价，一般人那也就只能想

想。是以，这里不单是北京城最贵的地儿，也是北京城最大的商业圈。

叶阙的唇彩快用完了，她打算今天来买一只。虽然说双十一就买一只唇彩这事怎么说都有些寒碜，但谁教她是铁公鸡呢。好在孙晓蕾对她这性格也早已习惯，再者说，来西单也就为图个气氛。实在像她们这种文字工作者平时清冷惯了的，见着有人气儿的地方，其实更爱往里钻。

孙晓蕾跟叶阙差不多大，都是处在传说中女性年龄分水岭的二十六岁，不同的是，孙晓蕾还没有主，但叶阙已经有了。对于此，孙晓蕾没少羡慕嫉妒恨过叶阙，叶阙总是笑笑不说话。不过孙晓蕾知道叶阙并不是性子软，她只是对大部分事懒得去争，何况叶阙长得也确实好看的，一张略显古典的白皙脸蛋，眉眼间有清纯的味道，身量不算高，却匀称纤细。但听说她的家庭似乎不大好，记得当初一起填入学表格时，她父亲一栏处是空白，名字也很奇怪，叫叶阙……

孙晓蕾一路神游着，等进了西单的华夏商场，才又被琳琅满目的高跟鞋吸引住视线。叶阙自然对这些不敢多看，把她打发进Tata专柜后，就独自一人跑去了露华浓的柜台。说来她以前其实是用Dior的，但自从跟凌江同居后，水准就一路down到了露华浓，这么讲倒不是说凌江对她不好，若是真不好，她也不会跟了他。她只是觉得，既然两个人决定了要这么长久地走下去，那么节俭一点应当不是坏事，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细水才能长流。

但所谓道理，也许其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被挑战的，好比现在。

多半因为租金的问题，露华浓的专柜设置在华夏商场靠近玻璃墙的偏位，叶阙一边拿着唇彩漫不经心地对着化妆镜试色，一边一个不小心视线就瞄到了玻璃墙后。

说到底那个不小心其实也没那么刻意，毕竟那个女人手里挎着的，是和自己同个品牌同个系列的包包，想这世上大概没哪个女人会真心不在意撞包这种事。所以她的视线一路紧随那个身材丰满的女人，看着她上了一辆更眼熟的轿车。

尾号5287，是他们辛苦摇了一年号才拿到的车牌……怎么会！她的心紧了，视线也像自动近了，索性丢下唇彩，双眼直贴上玻璃墙。

两秒，或者更短。她忽然做出了任何女人恐怕都不会在这个时刻做出的动作，她猛地掏出手机，对着那两个人影按下了快门键。

凡事都是要讲证据的，这是向来做事滴水不漏的他曾教过她的道理。

拍完照片五秒，车里依旧在持续着刚才照片上的亲吻镜头，她皱眉，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忍受的，可能在一瞬全身的血已经冲上头顶，下一瞬头脑就发出了当机立断的指令。

……那个女孩子，似乎比她年轻啊。

这是她沉默长达三分钟后仅剩的反应。接下来是柜台小姐那声明响在耳边，却好似从天边传来的，小姐，这只唇彩你还要不要了？

然后她淡笑了笑，说，要，为什么不要。

真是位奇怪的客人呢，她低头收下发票时听见有人小声嘀咕。其实，她也觉得自己奇怪，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看见自己男友偷情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阻止，而是拍照呢。

这简直不可救药。

而后回来的一路，她心里都在琢磨这个问题。孙晓蕾虽然看出她不对劲，但还是没好意思问，她也更没好意思说。她是和孙晓蕾是在地铁2号线分的手，但直到独自一人换上了地铁10号线，她好像才开始反应过来。她想起他们在刚刚交往时，他曾逗她说她应该是属长颈鹿的，当时她天真地问为什么是长颈鹿？他认真地回答说，因为长颈鹿脚底被刺了一下，一周后才反应过来啊。

想到这，她的眼泪忽然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周围有人看见了，默默递来一张餐巾纸。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擦，好像就这样不擦，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地铁在黑暗的隧道里高速穿行，像黑色的蛇急奔向幽冷的洞穴，她将脸靠近玻璃窗，从来没有觉得回家的时间会这么长。说起来，那个狭小的地方，大概也不能被称作“家”。

她知道，像这样的故事在北京城里其实日复一日地都在发生，永远不缺题材，却永远也没有新意。她仅仅是这其中的一个，庸俗、乏善可陈，但这五年，她终究也没有别的故事了。

回到家时是晚上八点半，客厅的钟挂在墙壁上沙沙地走，像岁月在不动声色间悄然流逝。这间33平方米的小公寓他们在租时挑选了许久，那时还嫌小，现在

看着，居然还觉得大。

她神情恍惚，拿出手机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才确定真的没有未接电话。

他们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她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那年寒假她回家，他在除夕夜打电话来，她听见他那头的鞭炮声噼啪地响个不停，他说：傻丫头你知道吗，黑龙江现在正下着大雪，但是好奇怪，我完全感觉不到冷。她想象着他冻得发红的脸，小声地嗯了声，他以为是她没听清，于是大声地喊着她的名字：叶阙，新年快乐！

他的声音隔着那根无形的电话线，跨越幅员辽阔的大半个中国到达耳边时，窗外的烟花已经绚烂地绽放在了深夜的最高空。

那时的时空是近的，就像思念的距离，不管多远，都能抵达。

她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从回忆中走出来，却发现根本没那么容易，她从沙发上站起想试着从衣柜里拿出拉杆箱学人玩几天失踪，又不小心看见那件挂在晾衣竿上的，他袖口掉了一粒纽扣还未来得及补上的方格衬衫。

原来想要离开一个人，难的不是要离开这个人本身，而是割舍一种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五年，一千八百多天，整整六十个月，怎么能是说分开就分开的呢？可如果生活真的已经把彼此嵌在了一起，那么让他们之间松动的螺丝钉，又是什么？

门是在大概半个小时后被打开的，那个时候叶阙正和衣窝在旧式双人沙发里，手机攥在手中，双眼眯着。凌江进屋时以为她睡着了，但是灯又开着，更显出家里冷锅冷灶。

车钥匙落在磨砂茶几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叶阙猛地就惊醒了。

凌江留意到她发红的双眼，高大的身影随即就覆了过来，“是工作又不顺心了吗？”他的嗓音醇厚温柔，一如多年以前。

她没说话，只是吸了吸小巧的鼻翼，似乎是辨认了下眼前的人究竟是不是他，十秒钟后，她忽然环抱住了他，他有些诧异，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但她并不放手，甚至跨坐到他身上，对着他的嘴唇用力亲吻了下去。

她的舌尖有微咸的味道，可惜他之前喝了少许酒，没有察觉出来。

她很少这么主动，这是凌江第一时间的反应，反应过后，他觉察出了不对

劲，是的，他一直都是个理智并且聪明的男人，哪怕是喝了点酒。

“怎么了？傻丫头。”他的嘴唇被她咬住，他发音自然含糊。

她依然不回答。

“怎么了？”他继续问。

“我们结婚吧。”她松开一些，忽然说。

一阵沉默。

“……你不想吗？”她抬起他的脸，强迫他看自己的眼睛。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曾经照出她的全世界，但此刻，她只能看见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洋。

“凌江，”她叫着他的名字，声音沙哑，一字一句，“是不是你从来没想过要跟我走下去？”

时间像霎时间被人拨停了。

许久，他抚摸她的长发，淡声开口：“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好吗？”

“你知道吗？如果是第一年的时候你说以后，我会相信是以后，但现在……”说话间，她的身体颓然从他身上滑了下来，她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橱柜半敞的空拉杆箱上，“那就分手吧。”

“凌江，我们分手吧。”她重新抬起头，对上他震惊的双眼。“我先说，总比几年后，你牵着另个姑娘的手时再来对我说好，对不对？”

她的脸上挂着一抹笑，在20瓦的光线下，却也像一把温柔的刀闷声捅进了心口。这一秒，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好像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你不要这样任性，我们还年轻……不是吗？”他想试图掩藏，但表情却在她单薄又倔强的眼里无处遁形，想当初，他就是迷上了这双江南水乡的眼，简直鬼迷心窍。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叫她小龙女吗？”忽地，她的音调拔高了一度，但就是这一度，让整间小屋刹那如置冰窟。

这让他猛地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是记忆的学生时代，那天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经过食堂，刚洗过的长发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她从人群中走来，双眸恬静，素颜如玉，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或许小龙女也不过如此。于是他在心底给她偷偷起了个绰号，叫小龙女，但那时的他不会知道，自己到底不是

那个能在断肠崖等了十六年的杨过。

“跟你比，谁又不是程瑛。”他回答，声音哑哑。

有那么一句话，叫人生不一定能得到小龙女，但一定会错过几个程瑛。

原来，她是他的程瑛。叶阙心底一震，忽然间又不知道说什么了，下意识地想去抓手机，奈何被他先一步拿到。

“你都看见了？”意外的，他并没有去翻手机，虽然他一早知道那密码，那密码是他的生日，正如自己的密码是她的生日一样。

“她是谁？”终于，她还是没忍住问了。

“你不会想知道的。”并无意外，他甚至没有打算骗她，只是在放下手机后，他忽然很用力地抱住了她，“叶阙，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小龙女。这一点，不管怎样都不会变。”

“可你还是变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变得会拐弯抹角，变得不再像从前的你。”说到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这个私生女，的确配不上你。”

“你不要这样说……”他用唇堵住她的话，试图去摆脱那心底无端涌来的害怕，“你清楚，我从来，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看不起你。”

“但你的家人会，不是吗？”当那个长久的吻结束，她摇了摇头。

“那么你呢？叶阙，为什么你非要追求这种所谓的纯粹？可你有没有想过，生活本来就是不纯粹的。”他皱眉，大概是没有料到这个时候她会这样说，“我是爱你，但我只是个普通的男人，你能明白吗？”

“所以你能这么快的办上北京户口，也是靠了她吧？”她想极力平静，却发现真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因为她能给你我所不能给你的，答案就是这样吧。”

他没有回答，大概有些问题本就是无解的。尽管，连他也清楚爱情是不能被附加很多条件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他真能守着爱情过一辈子吗？他无法确定，他只知道某些决定或许从迈出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无法回头。

当两个人的分离不是因为爱情时，又真能说是谁对或谁错？

光阴在眼底溜走，冗长的沉默里，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回荡在这间小小的旧公寓里。模糊的月光从窗外透进来，晕在他们四目相对的年轻却又疲惫的脸庞

上，仿佛打上了一层薄薄的霜。

有那么一句话，叫还没有青春过，就已经老了。叶阙以前不信，但现在信了。这座千年的古城里承载着太多的悲喜，加上她这一个，不会多不会少，不会更轻也不会更重。

但是，对她走过的这小半生而言，可能就已经是万家灯火。

Chapter 2 青春三人行

叶阙的另一个劫来自事业，起因是作为在出版社工作了三年的老鸟，今年的她原本有一次晋升副主编的机会。和她一起竞争的是同期入职的孙晓蕾，在公司，她的业务能力比孙晓蕾强有目共睹，但孙晓蕾比她的人缘好却也是人尽皆知。

是以前在这对关系不错的同事里择一，原本就是件得罪人的事，但现实就是这样，再亲密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成为对手的一天。

叶阙自然不能让，孙晓蕾也不会让，但竞争的那段时间恰逢叶阙情伤，天头上弱了那么一点，所以最终被孙晓蕾占了先拿下了副主编的位置。

实在除了名声，那个位置的薪资待遇也会跟着上涨不少，所以说叶阙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是断断不可能的。倒是孙晓蕾将面子上的功夫做了个十成足，导致叶阙也不好说什么。

但可能就是这句不好说什么，堵住了叶阙最后的路。或者因为家庭的原因，她自小就是个好强的人，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这个好强可能未必体现在所有方面，但有一点，就是当某样事物触及她所谓的底线时，她往往比普通人反弹得更加厉害。

比如说，在和凌江分手后就不会再有丝毫的挽留，再比如说，在她得知自己

晋升失败后的第二天，就提交了辞呈的举动。

用宋佳佳的话说，就是底线太高脸皮太薄。其实叶阙心里也认同她的话，但是没办法，有时候认同是一回事，改变却是另外一回事。

是以，即便在递交了辞呈，出版社的老大也诚意地提出了要挽留她的情况下，她也依旧没有想过再回头。对于她的离职，同事们自然有议论，不过她还年轻、也有经验、再加上相貌不错，的确不用害怕前途未卜。

但她心里知道，那是因为她不想再回到那个曾经被她称作“家”的地方了，毕竟出版社距那里太近，毕竟无论什么东西曾牵扯得太紧，一旦分开，都是会疼的。何况是独身。

在叶阙离职并离开曾经的住址芍药居¹以后，得到消息的宋佳佳果断仗义地将她接到了自己的住处，并表示说在她没找到下家以前都管吃管住。

要知道对北漂一族来说，这一句管吃管住，那简直就是再大不过的情分。不过，叶阙和宋佳佳毕竟是高中兼大学同学，所以感情深厚也是情理之中的。又说到感情深厚，还需要提到另一个人丁薇，丁薇、叶阙还有宋佳佳她们三人其实是高中同学，当初为了各自的理想千辛万苦考到北京，只是丁薇和叶阙她们最后选择专业不一样，所以大学并不在一处。

如此，她们三人最后的工作也就都不一样。丁薇干的是会计，宋佳佳是时尚杂志的编辑，至于叶阙么……目前则是赋闲在家。

为了照顾叶阙最近的情绪，也为了三人一月一次的聚会，宋佳佳提议周五晚前海聚会。一直无精打采的叶阙自然无意见，倒是丁薇说周五有事需往后延迟一天，惹得宋佳佳频频皱眉。

“薇子就是个多事的！”在挂了丁薇的电话后，宋佳佳气急败坏地对叶阙道，“每次不是要加班，就是她‘大姨妈’来了身体不舒服，害得我们总要另约日子，你说气人不气人！”

“但你也习惯了不是吗？”坐在单人沙发上的叶阙左右环顾了这里，不由蹙眉道，“但我还是没明白你为什么要搬来这里，虽然说这里带独立卫生间，但一

1 芍药居：地铁站名，处于北京地铁13号线和10号线的交界处。

个月2900的单间怎么说也还是贵了吧。就算你家不缺钱，但你现在不是不打算靠家里了嘛！”

“呃……那什么，这里风水好，嗯，风水好！”宋佳佳吐了吐舌头，拿起一件紫色厚雪纺料的V领连衣裙对着镜子比了比，“你说这件配什么外套好看呀？”

“宋大美女，你每天穿什么这种小事就不用问我为吧？”叶阙无奈地翻了翻手里的那本宋佳佳她们社做的杂志，“何况你自己不就是时尚编辑嘛，像审美这种技能，应该不用点亮就能自行使用啊。”

“哎，我就问问嘛。”宋佳佳耸耸肩，顾自又对着镜子比了半天，这才将脑袋转了过来，“我说叶叶，明晚咱几个要聚会，你也不先……呃，预习预习啊？”

“你说咱们仨都互相看了这么多年了，要真能看出什么来，那才有问题了好不好？”叶阙忍无可忍终于放下杂志，打开门作势要出去。身后，自然少不了宋佳佳那声振聋发聩的跺脚声。

“出去放风也要申请么？”叶阙叹了口气，一脸淡定地说。

宋佳佳这次一反常态地租了间单间，虽说也勉强称得上精装修，但怎样都和以往豪迈的整租一套没法相比。叶阙从阳台出来后稍微转悠了一圈，就听到了开门响，大概是完全没预料过来人个男人，所以在某一瞬间，叶阙有种也许是自己进错了门的感觉。

“Hi！”愣了愣，叶阙这才憋出了一句外文。对方大概也没预料到家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女人，所以这一对视，原本的尴尬又延迟了半秒。

“你是佳佳的朋友吧。”身材高挑的男人将手里装着食材的塑料袋放在餐桌上，对叶阙温和一笑，叶阙也只好跟着笑，但没想到男人说话间就顺手按下了客厅日光灯的开关。

被光照亮的一瞬间，叶阙忽然就明白宋佳佳为什么死活都要搬来这里了。

啧啧，这样的极品帅哥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

“你好，我叫谭璋。”年纪大约二十八、九的男人递出右手，眼镜后一双凤

目沉静，笑容儒雅大方。

“是重峦叠嶂的嶂？”叶阙一愣，下意识脱口的同时也半尴不尬地伸出手，“这是……你的房？”她继续道。

“我是二手房东，”谭嶂微微颌首，叶阙这才注意到他的鼻梁尤其高挺，特别是看侧脸，几乎连PS（Photoshop）都可以省了。

“叶阙。”毕竟已过了无知少女的年龄，再出众的皮相也就够惊艳那几秒，随即叶阙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经常被老师点名吧。”听到她的名字，谭嶂忽又一笑，那笑在日光灯的光线下，生动地就像是水墨在生宣上一层层晕开了颜色。“阙古意为帝王之所，你的名字很有意境。”他末了补充。

“你给了它一个听起来不错的解释。”提到自己的名字，叶阙习惯性地扯出一抹淡笑，“冒昧问一句，谭先生现在还单身吗？”

一个人太完美了，反倒会让人感觉不像是真的。作为宋佳佳好友的她，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为她的幸福投石问路一二。

可惜这颗石子的方向没操作好，直接把自己也给溅到了水花。导致本已打算起身去厨房的谭嶂停住脚步，索性遂着她那句先生回了话：“是，还单身，叶小姐会这么问，难道是有兴趣追求我？”

这句话槽点太多，简直让人不吐不快。好在他很快又重新拿起那包食蔬，解释道：“呵，我逗你的。前两天佳佳就提过她有个朋友要来这小住一阵，她说你最近心情不大好。”

“就这样，她没说别的？”叶阙沉思了下问道。

“你要这样问的话，那倒也是说了……”谭嶂慢腾腾地将一颗新鲜的卷心菜放进水池里，惹地叶阙忙不迭追问。

“她说人生在世，怎能不遇上几个人渣。”

话音刚落，叶阙果然就乐了。只是，以后很久叶阙才知道那时的宋佳佳根本没有向谭嶂提过任何有她的事，而他之所以能够知道则完全是因为他的那份神秘的职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周六的时候，她们按照约定在后海见面，深秋的后海人群熙攘，叶阙她们穿梭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一路从南锣鼓巷这条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古街逛过去。又说她们现在只有两人，则是因为丁薇乘坐的公交堵车了，预计要迟到半个小时。

宋佳佳在得知消息后当时就没管住嘴，说地铁一次两块，公交一次四毛，她们仨这么多年的情分加起来居然还不够那一块六的。末了又补充一句，虽然叶叶你有时候也挺铁公鸡吧，但是跟薇子一比，你那只公鸡简直就要能终身不举。

叶阙汗颜，心说你这哪里是毒舌，这简直就是借刀杀人啊。

更让人无语的是，说话间宋佳佳还一路搂着叶阙的细腰，惹得周围的人频频回头。蹬上双高跟鞋身高将近一八零的长腿御姐宋佳佳则权当这是注目礼了，烈焰红唇的她甚至不时对着那些人抛上几个媚眼。

“我说，让他们把我当作假想敌，不太好吧？”叶阙扶了扶再一次滑落的单肩包包带，无奈道。

“你知道那些人是把你当假想敌？说不定他们是想着买一赠一呢！”宋佳佳瞥了眼她，目光落回到她那件米色的单扣风衣上。

“都是12年的款了，就你还穿！”她一副孺子不可教地摇摇头，纤长的手指将叶阙颈脖上的真丝方巾又重新摆弄了下这才作罢，“好在你是南方人，皮肤水灵不显年龄。要不然，我还怎么把你推销出去。”

“你说得我好像没人要似的。”叶阙跟宋佳佳一般大，但皮肤却比她好不少，也是这点惹得宋佳佳没事就爱掐她脸。

“说真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哪种类型？”前些日子还害怕旧事重提惹叶阙伤心，但今天宋佳佳看叶阙心情似乎还不错，再加上难得的老友三人聚会，她那颗沉寂已久的八卦之心又燃了起来。

“说不上是哪种类型，反正长得……还行吧，”提到凌江，叶阙心底到底还是一刺，“比我年轻。”她最后总结说。

“肯定没你好看。”宋佳佳撇撇嘴显然不信，“当年咱们学校有多少男人追你，几乎都要赶上我了！”

她后面这句才是重点吧，叶阙白了她一眼，或许与跟她从事文字出版的工作